

大视界

遥远的人 与蓄

YAOYUAN DE HANXU

XIAO FUXING ZHU
SHANGHAI SANLIAN SHUDIAN

肖复兴 / 著

人其实是极其脆弱的，尤其面对日子的时候。这里是人和日子较量留下的一点痕迹，

是日子磨砺人留下的一点回音。日子像树一样永远不老，老的只是我们自己。

◎

大视界

遥远的人畜

YAOYUAN DE HANXU

XIAO FUXING ZHU
SHANGHAI SANLIAN SHUDIAN

肖复兴 /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遥远的含蓄/肖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4.6

ISBN 7-5426-1912-8

I.遥… II.肖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6361 号

遥远的含蓄

著 者/ 肖复兴

责任编辑/ 朱慧君

特约编辑/ 陆寿钧

装帧设计/ 范岍青

监 制/ 沈 鹰

责任校对/ 张大伟

出版发行/ 上海三联书店

(200235)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http://www.sanlianc.com>

E — mail:sanlianc @ online.sh.cn

印 刷/ 上海市印刷二厂

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40×935 1/16

字 数/ 210 千字

印 张/ 23

印 数/ 1—4000

ISBN7-5426-1912-8

I · 220 定价: 30.00 元

目录

第一辑： 魔鬼的愤怒

你是要画还是要猫·····	3
你还能够感动得流泪吗·····	6
年轻时去远方漂泊·····	10
朋友的泛滥·····	14
生命的平衡·····	18
遥远的含蓄·····	22
甜的尴尬·····	26
中秋节，我们为什么要吃月饼·····	30
忠诚·····	33
泡影·····	37
浪漫的丧失·····	42
寂寞不是一个漂亮的标签·····	44
简洁是最美的生活·····	47
素质的漩涡·····	51
余男的启示·····	54
纪录片时代·····	58
魔鬼的愤怒·····	61
学会感恩·····	65
一辈子能写多少信·····	69
美丽的脆弱·····	73
平安即福·····	76

如今火气怎么这么大·····	80
----------------	----

第二辑： 蓝色的欺骗

如今什么都能开价·····	85
中年女人·····	88
不敢过中秋·····	90
枣的味道·····	93
橘子的悲哀·····	96
橘子因为什么红了·····	98
青楼与红楼·····	101
西瓜新闻·····	104
如今流行打折风·····	107
从“二奶车”说起·····	110
话说汽车文明·····	113
车子与房子的忧思·····	116
城市细节·····	119
膨胀的房子·····	122
话说人乳宴·····	125
孔雀壮阳·····	128
蓝色的欺骗·····	131
看到童自荣先生·····	134
面对冯文泽·····	137
从王母娘娘的瑶池到公共澡堂·····	140
花心购物·····	143
手机使街上的人们表情丰富·····	146
拇指经济·····	149

面对皇马：我们的尊严和虚火·····	152
摸一把·····	155
中国足球为什么输·····	158
挑战英雄乔丹·····	162
知识分子的声音·····	168
质疑媒体·····	171
专家良心需要安装起搏器·····	174

第三辑： 大地的日历

想起约翰·列侬·····	179
民谣的魅力·····	182
波兰沉思：NO WAR！·····	186
美丽的手语·····	190
“制高点”·····	194
小牛皮肖邦·····	197
春天去看肖邦·····	200
大地的日历·····	204
感谢罗曼·罗兰·····	209
和表相爱，和钟相逢·····	213
悲鸿雪·····	218
短篇小说之梦·····	222
为星儿感动·····	226
直面当今文坛·····	229
那段宁静的日子·····	233
初春的思念·····	240
南京之夏·····	243

有些年月·····	246
那个多雪的冬天·····	252
关于苹果·····	259

第四辑： 青木瓜之味

明信片·····	265
青木瓜之味·····	270
环城老地铁·····	274
鲜鱼口·····	278
荞麦皮枕头·····	282
窗前的母亲·····	284
花园大院·····	287
槐花祭·····	296
忆秦娥·····	312
树的回忆·····	329
荒原手记·····	338
三重奏·四重奏·····	351
后记·····	361

第一辑

魔鬼的愤怒

面对魔鬼，人可能不会像牧师那么赤裸裸，会很冠冕堂皇，就像我们这里常常开会做报告一样，整顿衣冠，略施脂粉，把灵魂当成一张套红的报纸或一面鲜艳的旗帜。

你是要画还是要猫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是一部老片子，1966年拍摄，那一年，我们正在“文化大革命”，对它一无所知。这是一部当时非常有名的电影，法国著名导演克劳德·莱路许（Claude Lelouch）执棒，当年曾经得到过戛纳和金球两项大奖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可以说是横扫全球。37年时过境迁之后，这部电影所演绎的一个赛车手和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寡妇近乎纯情的爱情故事，对于我们这些将爱情都弄得久经沧海难为水而一派老态龙钟的人们，已经没什么新鲜了。在我们这里，可能把小寡妇改造成潘金莲式的人物，一个女人起码要让三个以上男人争风吃醋（当然还需要露点和床上戏），大概才能够卖座。时光，真是一个雕刻家，别说将爱情，甚至能够将一切雕刻得面目皆非或似是而非。

但是，片子里面那个赛车手与那个寡妇这样的一段对话，那天看电影时还是让我心里一动。他说：“一位雕刻家问：如果博物馆失火，里面有一幅名画和一只猫，你会去救哪一个？”寡妇没有正面回答，只是问：“那位雕刻

家怎么说？”赛车手告诉她：“雕刻家说，当然要救那只猫。”寡妇问：“为什么要救那只猫呢？”

是的，为什么非得救那只猫呢？为什么不去抢救那幅名画呢？

这个问题，虽然过去了37年，似乎仍然具有意义，就在于这样看似并不严峻却实实在在的困惑，时刻还会摆在我们的面前。如果要我们回答或者要我们来做，我们该怎么回答，该怎么做？救那只猫，还是救那幅画？或者贪心地两者都要揽在怀里一个也不能够少？或者两者都不要去救，只管自己先逃命要紧？

寡妇问赛车手：“雕刻家为什么要救那只猫呢？”赛车手告诉她：“因为雕刻家认为猫是生命。”原因就这么简单，但简单的原因背后矗立着的是人生恒定的价值观念。

生命？生命就是唯一的解释吗？在那雕刻家的眼里，生命就是这样的重要，画，哪怕是名画，对比生命而言，是死的，而唯有生命是活生生的，是珍贵的，是一次性而不可再生的，也就是唯一的，哪怕它只是一只小猫的生命，也是足可珍惜的，是名画也不可以交换的。价值的对比，如此醒目而清晰，不容置疑。

如今，还有这样的雕刻家吗？

面对大火，要我们在片刻之间做出选择，我们会如雕刻家一样毫不犹豫地选择猫而放弃了名画吗？如果那幅名画是凡高的、莫奈的、齐白石的，或是张大千的呢？我们的心和我们的手，就不会有丝毫的颤抖和犹豫，而毅然放弃它们，冒着熊熊大火的危险，去弯腰抱起一只可怜的小猫？我们做得到吗？

在商业社会里，特别是像我们这样一个从政治社会到经济社会的转型期，从穷怕了的时代刚刚开始向小康社会

迈进的时候，钱忽然一下子显得格外重要。人们极其容易地就完成了过去对政治的信仰到现在对金钱的信仰的转化。我们会觉得说别的什么都是瞎掰，钱才是好东西，再多也不怕压手。面对大火中的价值连城的名画和可怜巴巴的小猫，我们自然心安理得而无师自通地迅速算出两者不同而悬殊的价格。哪怕是再名贵的波斯猫，也比不上名画值钱呀，波斯猫再怎么也能够找到，而名画才是不可复制的，是一次性的呢。况且，它还不是波斯猫，不过是一只普通的可怜的小猫。用不着计算器，我们心里的小九九，早就已经完成了两者之间的性价比，掂量出两者的分量。

就再别提什么生命了，谁都知道生命的重要，但要看什么样的生命了，要看生命究竟怎么才能够真正有价值了。没听说早把裴多菲的诗改造成这样的了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两者靠什么？没钱都没招。

看来，电影里赛车手问年轻寡妇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和我们一样也面临着同样的选择。只不过，他们两情相悦，心心相印，认同了雕刻家的选择，使得他们最终虽没有得到爱情的美满结果却得到了生命意义的升华。

你到底是要名画，还是要小猫？人生中，我们常常会面临着雕刻家和赛车手、寡妇同样的选择。在生命和金钱面前，在精神和物质面前，在显性而高尚的思想追求和明铺暗盖的犬儒主义或赤裸裸的实用主义面前，是需要矗立着迎风飘扬旗帜的宽阔广场，还是只需要自家越宽越不嫌宽的客厅和越来越软的席梦思，是做一株会思考的芦苇，还是做一头快乐的猪，是我们人类永远不会过时的选择。

你还能够感动得流泪吗

有一天，俄罗斯著名的油画家列维坦独自一人到森林里去写生，当他沿着森林走到一座山崖的边上，正是清晨时分，他忽然看到山崖的那一边被初升的太阳照耀出他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一种美丽景色的时候，他站在山崖上感动得失声而泪如雨下。

同样，德国的著名诗人歌德，有一次听到了贝多芬的交响乐，被音乐所感动，以至泪如雨下。另一位俄罗斯的文学家托尔斯泰，听到柴可夫斯基的第一弦乐四重奏第二乐章如歌的行板的时候，一样被音乐感动而热泪盈眶。

无论是列维坦为美丽的景色而感动，还是歌德和托尔斯泰为动人的音乐而感动，他们都能够真诚地流下自己的眼泪。如今，我们还能够如他们一样会感动，会流泪吗？

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现在面对世界的一切值得感动的事情，已经变得麻木，变得容易和感动擦肩而过，或根本掉头而去，或司空见惯得熟视无睹而铁石心肠。我们不是不会流泪，而是那眼泪更多是为自己的失去伤心而流，不是为他人而流。

回答这样的问题，首先要问列维坦、歌德和托尔斯泰，为什么会被仅仅是一种客观的景色、一种偶然的音乐而感动？那是因为他们的心中存有善良而敏感的一隅。感动的本质和核心是善，失去或缺少了内心深处哪怕尚存的一点点善，感动就无从谈起，感动就会如同风中的蒲公英离我们远去。

所以，我说：善是感动深埋在内心的根系，只有内心里有善，才能够长出感动的枝干，因感动而流下的眼泪，只是那枝头上迸发开放出的花朵。

内心里拥有善，才会看见弱小而感动地自觉前去扶助，才会看见贫穷而情不自禁地产生同情，才会看见寒冷而愿意去雪中送炭。善是我们内心最可宝贵的财富，是我们民族历史中最可珍惜的传统，是我们彼此赖以生存和心灵相通的链环。悲欢离合一杯酒，南北东西万里程，沉淀在我们酒液里的和融化在我们脚步中的，都是这样一点一滴播撒和积累下的善，让我们在感动别人的同时，也被别人所感动着，从而形成一泓循环的水流，滋润着我们哪怕苦涩而艰难的日子，帮助我们度过相濡以沫的人生。

在一个商业时代里，有的人迅速发财致富，富得只剩下钱了，可以去花天酒地，一掷千金，却唯独缺少了善，感动自然就无从谈起。欲望在膨胀，善已经被钱蛀空，爱便也就容易移花接木蜕变成了寻花问柳的肉欲，感动自然就被感受和性感所替代，虽然，感受和感动只是一字之差，感受可以包括享受在内一切物质的向往和欲望，感动却是纯粹属于精神范畴的活动。因此，感受是属于感官的，感动是属于心灵的。感受是属于现实主义的，感动是属于浪漫主义的。更不要再拿性感和感动相比了，虽然那也只是一字之差，却早已经是差之千里。

所以，有的人可能自己依旧不富裕，但内心里依然保

存着祖传下来的那一份善，将如今已经变得越发珍贵的感动保留在自己的内心，他的内心便是富有的，如一棵大树盛开出满枝的花朵，结出满枝的果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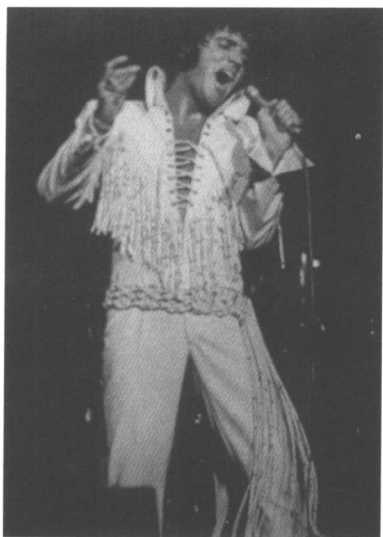
在一个商业社会里，貌似花团锦簇的爱很容易被制作成色彩缤纷的各种商品，比如情人节里用金纸包裹的玫瑰或圣诞节时以滚烫语言印制的贺卡，以及电视中将爱夸张成为卿卿我我不离嘴的肥皂剧，有时也会让你感动，那样的感动是虚假的，如同果树上开的谎花，是不结果的。而在这样的商业社会里，善是极其容易被忽略和遗忘它存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为善不那么张扬，不像被涂抹上猩红的嘴唇，阐发出抒情的表白。善总是愿意默默地，如同空气一样，看不见却无时不在你的身旁才对。因此，感动，从来都是朴素的，是默默的，是属于一个人的，你悄悄地流泪，悄悄地擦干。

有时候，善比爱更重要，或者说没有了善便也就没有了爱。设想一下，如果心里稍稍有一点点的善，还会有那么多能够置人于死地的假药假酒以及地下窝点的鞭炮和小煤窑的瓦斯爆炸吗？还不要说如今遍地都是的假冒伪劣其他产品，为了多赚几个钱，连炸油条都要用恶心的地沟油，卖螃蟹也要塞进几只死的。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地包围着我们，我们的感动当然就一点点被蚕食了。善没有了，感动也就成为了无本之木，那样的荒芜，该是一个多么可怕是事情。

再说一句，善，一般是和“慈”字连在一起的。慈善，慈善，是一种值得敬重的美德。慈善事业，是一种积德的美好事业。慈者，就是爱的意思，古书中说：“亲爱利子谓之慈，恻隐怜人谓之慈”。在家者，为之慈母、慈父；在外者，则为之慈善。我们不可能只呆在窄小的家里，我们都需要推开家门走到外面去，我们便都需要为别

人播撒爱和善的同时，也需要别人为我们播撒爱和善。爱和善，就是这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繁衍着人类的生存，绵延着爱的滋润。而真正的感动就是在它们的根系下繁衍不绝的。世界上爱和善越来越多，被我们感动的事情就越来越多。

伟大的音乐家贝多芬曾经说过：“没有一颗善良的灵魂，就没有美德可言。”没错，善是我们不可或缺的美德，感动就是我们应该具有的天然品质。或许，感动而泪如雨下，显示了我们人类脆弱的一面，却也是我们敏感善感而不可缺少的品质。我们还能够不能够被哪怕一丝微小的事物而感动得流泪，是检验我们心灵品质的一张pH试纸。



年轻时去远方漂泊

寒假的时候，儿子从美国发来一封e-mail，告诉我利用这个假期，他要开车从他所在的北方出发到南方去，并画出了一共要穿越11个州的路线图。刚刚出发的第三天，他在得克萨斯州的首府奥斯汀打来电话，兴奋地对我说这里有写过《最后一片叶子》的作家欧·亨利博物馆，而在昨天经过孟菲斯城时，他参谒了摇滚歌星猫王的故居。

我羡慕他，也支持他，年轻时就应该去远方去漂泊。漂泊，会让他见识到他没有见到过的东西，让他的人生半径像水一样蔓延得更宽更远。

我想起有一年初春的深夜，我独自一人在西柏林火车站等候换乘的火车，寂静的站台上只有寥落的几个候车的人，其中一个像是中国人，我走过去一问，果然是，他是来接人的。我们闲谈起来，知道了他是从天津大学毕业到这里学电子的留学生。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虽然已经过去了十多年，我依然记忆犹新：“我刚到柏林的时候，兜里只剩下了10美元。”就是怀揣着仅有的10美元，他也敢于出来闯荡，我猜想得到他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异国他